

诗歌选集第 678 首

678 【今有一泉血流盈满】

[Listen to Midi](#)

(一) 今有一泉，血流盈满，涌自耶稣肋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立去全身罪愆，立去全身罪愆，罪人只要一投此泉，立去全身罪愆。

(二) 当日与主同钉一盗，曾见此泉功效；我罪既使不比他少，在此必能除掉。在此必能除掉，在此必能除掉，我罪既使不比他少，在此必能除掉。

(三) 被杀羔羊，祢的宝血，权能永不消灭，要将选民都洗请洁，永远与罪隔绝。永远与罪隔绝，永远与罪隔绝，要将选民都洗请洁，永远与罪隔绝。

(四) 自从我见此泉之开，乃因祢身受害，我便颂扬救赎大爱，颂扬至死不迨。颂扬至死不迨，颂扬至死不迨，我便颂扬救赎大爱，颂扬至死不迨。

(五) 等到离世，拙口闭封，笨舌墓中寂静，我要发出复话歌声，赞祢救赎大能。赞祢救赎大能，赞祢救赎大能，我要发出复话歌声，赞祢救赎大能。

(1)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drawn from Immanuel's veins;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2) The dying thief rejoiced to see that fountain in his day; and there may I, though vile as he, wash all my sins away, wash all my sins away, wash all my sins away. and there may I, though vile as he, wash all my sins away.

(3) Dear dying Lamb, Thy precious blood sha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ill all the ransomed ones of God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till all the ransomed ones of God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4) E'er since by faith I saw the stream Thy flowing wounds supply, redeeming love has been my them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redeeming love has been my Them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5) When this poor lisping, stammering tongue -lies silent in the grave, then in a nobler, sweeter song, I'll sing Thy power to save, I'll sing Thy power to save, I'll sing Thy power to save, then in a nobler, sweeter song, I'll sing Thy power to save.

一個酒狂的受害人，坐在一家紐約沙龍的威士忌酒桶上沉思默想。他實在有很多件事應當好好靜思- 他曾破壞了向母親所立那永不飲酒的誓言。他所度的生活是放蕩而且枉費的；他是一個賭徒；最近他又摧毀了他的家庭，雖然他的妻子是一位賢德、可愛，滿有忍耐的女子。他突然走近售酒的櫃台，用拳拍桌，甚至酒杯都震得發響，他向四圍閒遊的朋友們說：「孩兒們阿！我快要死了，但我寧可死在街上，也不願再飲一杯酒。」於是他朝著警察局走去，請求他們將他關起來說：「我盼望你們把我關在一個地方，使我能安然死去，不要讓再飲一杯酒。」警察局接受了他的請求，將他關了起來，但仍好好的待他。到了主日，有一位朋友勸他赴嘉瑞麥奧來之佈道所。在那裏，他看見禮堂內擠滿了賊、扒手、醉徒，和許多不名譽的男女。嘉瑞麥奧來（Jerry McAuley）先領會眾禱告，隨後他的妻子又迫切地禱告，而後跪地禱告，尚未站起的嘉瑞就接著唱「今有一泉血流盈滿」。下面是那個酒徒自己的話：「在多年前，我幼年的時候，家中有晚禱，在爐火旁我曾聽過這首可愛的音調。那時的情景，猶如美夢重映眼簾……其時嘉瑞的手按在我的頭上。他說：弟兄阿！禱告。我回答說：我不能禱告，請你替我祈求！他就說：就是全世界上的禱告，也不能救你，除非你自己也禱告。我略等一會，就破碎地喊說：親愛的耶穌阿！你能幫助我麼？」「人間語不能描寫那個時刻。雖在那刻之前，我魂間充塞了說不出來的昏暗；但是現在我覺得有正午的榮光滿溢我心。我感覺得我已經是個自由的人了。哦！那尊貴的感覺，何等平安、何等自由，實在是安穩在耶穌手臂！我發覺基督並祂的慈愛和能力進入了我。從那時起直到如今，我再也不想飲酒，也未嘗有錢足以買飲，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我，將那從陰間來的飲威士忌慾望逐出我的胃腸、我的頭腦、我的血液，和我的幻想。阿利路亞！何等救主！」後來撒母耳·海列特（Samuel H. Hadley）同他賢德的妻子重組一新家庭，他也得著了很可獲利的職業，但是因主的呼召，他就了水街佈道所主任之職，多年忠心地服事大都市內的流亡者。「今有一泉」這首詩是威廉·柯柏（William Cowper）所寫，它的根據是撒迦利亞書第十三章一節：「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威廉柯柏（1731-1800）生在英國白漢司丹地方，他是牧師的兒子，曾受極好的教育。他的天性溫柔敏感，因此，常常為較長的同學們的粗魯暴戾的行動所窘。有一度他學法律，並且也受到政府的聘任，可是他畏縮不前，不敢與社會接觸，因而沒有就職。後來他專心於文學，執有一枝純潔有力的筆，隨時準備替弱者和受欺者申辯。但是柯柏的一生是夠慘的。當他六歲時，就失去了母親的愛護。他患有一種憂鬱病，有時甚至失掉理智。數次癲狂病發時，

他想自殺，但是神的手卻約束保護了他。因著這些經歷，使他精神十分沮喪。在一七六四年七月，他在讀聖經，盼能從中得釋。讀到羅馬人書第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的時候，詩人自己見證他那時的光景說：「立刻我得著能力來相信這些話。公義的日光輝煌地照亮了我。我看見基督的替代工作，是何等夠用；因祂流血，我罪得赦，又是何等確實；同時祂稱我為義，也是十分妥善的。就在那一下子的工夫，我相信並且接受了福音。」當理智的光芒透過籠罩著的密雲之時，詩人就提起筆來，寫出榮耀神的詩章。下面是關於這首詩的見證：有一個蒙恩的罪犯釋放後，在一家銀公司裏擔任極重要的職務。他自己這樣說：「當我最後一次從監牢出來的時候，我決心要改變作風。某晚我到禮拜堂去，聽說像我這樣的人，尚有得救機會。那位傳道人說：一個人雖然他的心和手都染上了罪惡，還是可以得著洗淨的；他那顆惡心尚能變換，以至柔軟純淨，這些話好像是太好了，好得難以置信，所以我想恐怕裏面有問題罷。但是我在第二晚，第三晚都連著赴會。這位傳道人說得似乎極有把握，而且唱那首老調：當日與主同釘一盜，曾見此泉功效；我罪即使不比他少，在此必能除掉。「你們知道我以往是個怎樣的一個賊，我想我能體會那賊的光景。我覺得這首詩，好像是為我寫的。因此我就不斷赴會，直到最後祝福猶如大光一般臨到我身。我覺得我已往一切的舊慾望都離開了我，我有了一種新的渴念。我在夜晚幾乎不敢睡著，惟恐這些感覺會失掉。但是我的生命到底實在改變了。」又有一個嗜酒如命的水手，因醉酒而遭革除。他搖曳地行走在紐約一條街上，忽然聽見音樂的聲音。他曾在俚俗的夜總會裏聽過所謂的音樂，也在下等消遣場內聽過淫曲，但是這裏的聲音，卻是絕然不同的。聽起來似乎又有些相熟，原來他在幼年時常聽他母親唱「今有一泉血流盈滿」。他就進屋去，那裏就是水街佈道所。他坐在後面，但當邀請眾人表示信主的時候，他走到前面，承認了主耶穌。直到歸天，約翰·華特(John S. Wood)是那拯救之愛的勝利品。他後來竟被請為海軍軍塢的傳道。麥克杜威會督曾說過：「我不願舉足前往印度，將一種新的神學傳給他們，印度現有的經學，已超越他們所能懂得遵守的；我也不肯移步前往中國，將一種新的倫理供獻他們，中國古有的倫理學，早就遠超他們的道德生活；我也不能跨步前往日本，將一種新的宗教文學介紹給他們，日本傳統的宗教文藝已經高過他們的宗教生活；可是我願意走遍天下，繞地數匝，如神許可的話，前往印度、中國、非洲，並世界各地，去告訴他們：『今有一泉，血流盈滿，湧自耶穌肋邊；罪人只要一投此泉，立去全身罪愆。』」江守道弟兄《福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第三期 William Cowper